

世界电影小说集



冯 由 礼 编
本集责任编辑：李 沛 袁 如

世界电影小说集 3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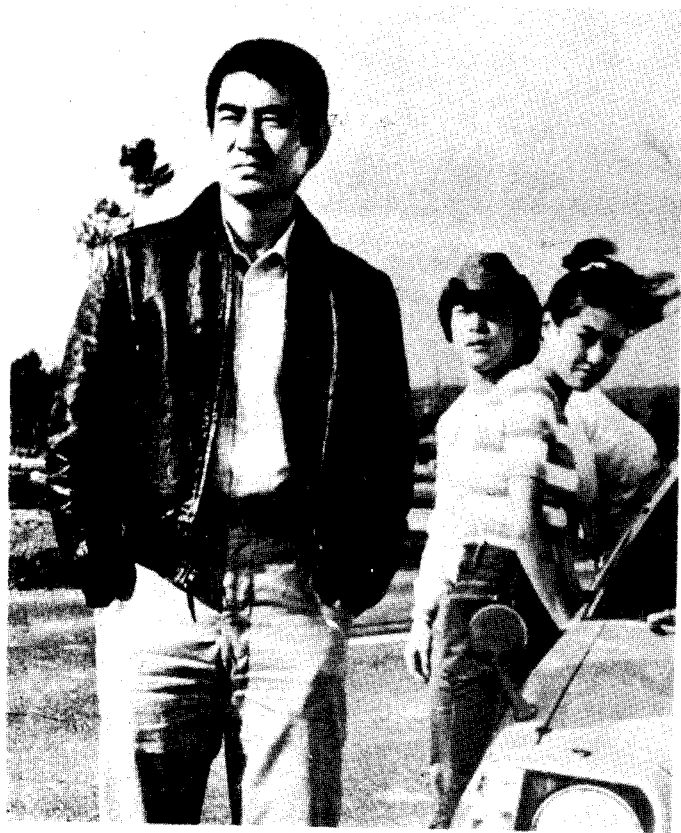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8 插页：4 字数：173,000

1982年12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9,500册

统一书号：10061·4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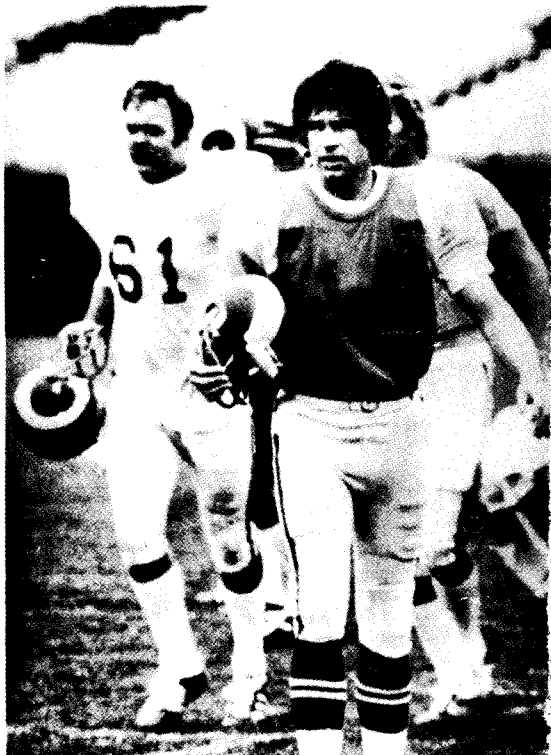
定价：0.84 元



《幸福的黄手帕》



《普通人》



《天堂可以等待》



《克雷默夫妇》



《大理石人》

《奖金》



目 次

幸福的黄手帕.....	张 弛 (1)
恋人曲.....	项斯文 (18)
克雷默夫妇.....	陈玉通 (37)
普通人.....	何 丽 (57)
大理石人.....	马修雯 (76)
马伊案件.....	俞 虹 (96)
奖金.....	李溪桥 (114)
巴顿将军.....	张奉奎 (130)
教 父.....	林 夕 (150)
凶手——以制度的名义.....	戴光晰 (171)
你死我活.....	陈宝光 (189)
禽兽该死.....	崔君衍 (209)
第三类接触.....	陈振兴 (220)
天堂可以等待.....	米 兰 (236)

幸福的黄手帕
(幸福の黄色いハンカチ)

日本松竹公司出品(1977年)

据美国彼得·哈米尔的小说改编

编 剧: 山田洋次

朝间义隆

导 演: 山田洋次

主要演员: 高仓健(饰岛勇作)

倍赏千惠子(饰光枝)

北海道的夕张地区，虽然只是初冬季节，却冷得使人无法忍受。特别在这天早晨，下了一场鹅毛大雪之后，到处一片银白，就更显露出天寒人稀的景象。虽然雪已经停了，但路上行人稀少，阴沉沉的天空，虽是上午十点多钟，却让人产生接近黄昏的感觉。

夕张市内一家规模不大的无人管理商店的门前和屋顶都积满了厚厚的白雪，店内连个顾客的影子都没有，收款员光枝因无款可收就离开了收款台，低着头在给商品标价。

忽然她听到店门前有人踏着雪走来，发出一阵沙沙的脚步声，不由得抬起头往门口看去。进店来的正是那位身材高大，每日必到的顾客。今天他身上穿着一件厚实的夹克，进店后拣了一些洗衣皂、食品之类的东西装进提兜，向收款台走来。光枝急忙回到了收款台，和往日一样，熟练地打着收款记录器，然后报告钱数说：“一千二百八十元。”说着把商品装进纸袋，收过钱来，一边找钱一边问道：“今天您休息？”这一突如其来的问话，使得这个男子有点紧张，“不，是大夜班，刚刚下班回来。”光枝又接着问：“您的太太生病啦？我看总是您来买东西。”男子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我还是单身汉呢。”光枝感到有些冒失，顿时脸红了。男子把钱装进口袋，还想攀谈几句，但一时又不知说什么是好，最后鼓起勇气问道：“噫！……您已经结婚了吧？”光枝窘迫地小声回答：“还没

有……”男子听后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不好意思地向光枝点点头就向店门走去。他把提兜抛起来甩在肩上，用轻快的步伐在积雪的道路上走去。

这位男顾客的名字叫岛勇作，是夕张煤矿的采煤工人，他本是九州饭冢人，自幼失去父母，长大后不务正业，整天和一群狐朋狗友鬼混。二十一、二岁时就曾由于无谓的打架斗殴坐过几次牢。但他满不在乎，出狱后，仍旧照样寻衅打架，蛮不讲理，一直在九州一带称王道霸，无人敢惹。就这样混到了将近三十岁的时候。当他自己有了分辨能力之后，就渐渐地对自己的那种生活感到了厌烦，意识到再这样下去是会毁掉自己的，必须当机立断，改邪归正。但他也清楚地知道，如果不离开九州，不离开他周围的狐朋狗友，要想重新做人是很难办到的，因此他才决心离开九州跑到北海道来。但是来到夕张煤矿以后，冬天是那样寒冷，既没有朋友，工作又很艰苦，日子实在难熬得很，因此渐渐又产生了离开夕张的想法，不如等天气稍暖到其他地方去另谋出路。就在此时，他在无人管理商店里见到了光枝，被光枝美丽的容颜，亲切的态度所打动，不知为什么竟产生只有和这样女人在一起才能有幸福的想法，所以从此以后不论是天冷天热，刮风下雨，还是下雪，每天在上班前或下班后总要到这个商店来转一转买点东西，目的就是来看看光枝，找机会接近她。虽然半年来两人之间只是交款付货，并未单独谈过一句话，但每次见面都使勇作得到鼓舞，心里高兴，步伐也轻盈了。这次勇作了解到光枝尚未结婚，就鼓起勇气邀她在休息日一起去吃晚饭，并且得到了光枝的慨然应允。

自此以后，两人就经常往来并相伴出游。别看勇作年轻

时曾经是个打斗的能手，但在与女人的交往中却还是个雏儿，因此与光枝相处的日子里，虽然几次想向光枝表露自己求婚的心意，但腼腆而不善于词令的勇作，总是被光枝用别的言词支吾过去，以致未能表达出来……

在一个下雪的傍晚，他们两人在雪花纷飞的坡道上散步，光枝不慎，忽然滑了一跤，勇作手急眼快地从旁将她抱住，就在这一刹那间，勇作情不自禁地、冷不防地猛吻了光枝。光枝被这突如其来的动作搞得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儿，她生气地甩开勇作的手，跌跌撞撞地在雪路上跑开了。等勇作完全清醒过来想去追赶时，光枝已经乘上公共汽车走远了。

勇作万没有料到，自从那天以后，光枝竟有意识地回避他，再也不肯去赴勇作的约会，不管想什么办法也无法和光枝单独见面。这一来，勇作痛苦万分。就这样一直延续到春天，勇作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想出了一个办法：早晨到光枝家的小巷前去等光枝出来上班时和她相见。好容易看见光枝从破旧的煤矿住宅区走出来了，勇作高兴地拐角处追上前去和她搭话，不料光枝竟象不认识他似的不加理睬，三步并作两步地直奔公共汽车站扬长而去。勇作被激怒了，愣在那里，直等公共汽车开走后，才从后面追了过去，一边跑一边喊着光枝的名字，光枝隔着车窗望着勇作的举动，心里很感动。

第二天晚上，天下着大雨，勇作下班后回到他那间单身汉的住房里，心情十分烦躁，再加上风把窗户吹得咔达、咔达的响，勇作更加心烦意乱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勇作只好借酒浇愁，伸手抄起桌上的酒瓶，大口大口地呷起来。就在此时，勇作忽然感到从门外吹进一阵风来，回头一看，

不禁吃了一惊，原来是光枝站在门口。他慌忙地起身走到她的身边，用惊疑的目光直瞪瞪地看着她，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光枝走进门把门关好，脱下雨衣就在入口的门框边一声不响地坐了下来。两个人对视了一会以后，还是光枝带着难以开口的神情先对勇作说道：“我是结过婚的呀！结过婚你也愿意吗？”勇作深为感动，脸上立即浮现出难以形容的兴奋，光枝从勇作的眼神里看到了勇作对她的深沉、炽烈、而又真诚的爱，不由得站起身来对勇作凝视片刻，随后便扑倒在他的怀里。

勇作和光枝很快就结了婚，迁入新居。在一个晴朗的早晨，简陋的矿区住宅沐浴在晨曦中。穿着工作服的勇作，精神抖擞地在院子里的一根粗大的挂鲤鱼旗的杆子上钉着钉子，他是在给光枝做晒衣服的架子。系着围裙的光枝喜笑颜开地送来勇作上班需要带的饭盒和水壶，她看到已经做好的晒衣架高兴地说：“哎呀！这根旗竿还真顶用，我还一直嫌它碍事呢。”勇作开玩笑似地说：“现在先用它晒衣服，等我们有了孩子就在这根旗竿上挂起鲤鱼旗，岂不很好。”说完就笑呵呵地接过光枝手上的饭盒和水壶，大踏步地上班去了。

光枝不只是年轻漂亮，心地也非常善良。她聪明、能干、勤于家务，不仅把自己的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还乐于帮助别人，常常帮助有困难的邻居们洗衣、煮饭、照顾孩子，很得矿区家属们的尊敬和爱戴。特别是岛勇作自从结婚以后，在光枝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下，一改过去的懒散邈邈，踏实肯干，工作得很出色，同行们对他有这样一个快乐温暖的家庭，都表示十分羡慕。美中不足的是他俩结婚已将近四年，还没有孩子。

一天早上，勇作已经穿好工作服，正在穿鞋准备要上班的时候，光枝忽然对他说：“我今天得去看医生。”勇作惊讶地回过头来问道：“看医生，哪儿不舒服，发烧吗？”说着伸手去摸光枝的前额。光枝笑着推开他的手说：“不发烧，只是有点恶心。”勇作恍然大悟，连忙说：“哎呀！是有了孩子吧，那可真是个大喜事儿啊，今晚我得买酒回来，好好喝一杯。”光枝笑着说：“还不知道是不是呢，看你高兴的样子。这样吧，如果检查后真是怀孕的话，我就在院子里那根旗竿上挂一条黄手帕，你下班从酒店拐弯处就可以看见，你只要看见了黄手帕，就可以买酒回家祝贺。”勇作觉得这个办法很好，高兴地拿起饭盒上班去了。

好不容易盼到了下班时刻，勇作同伙伴们一起走出坑道，急急忙忙往回家的路上走去，当走到酒店拐角处，隔着宿舍屋顶远远望见高出一节的旗竿顶上孤零零地挂着一块黄色的小手帕。勇作喜悦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真好象一步登天，恨不得跑到大街上去大声地喊几声：“我有孩子啦！”他急忙买上酒就往家中跑去。

生活往往是捉弄人的，谁能料到，这场欢喜，不到两个月就变成了他们夫妻分离的悲哀。一天的中午，勇作正坐在坑道的角落里吃饭盒里的饭菜，愉快地向过往的伙伴们打着招呼，并不时地向坐在他旁边吃饭的伙伴阿忠问他那淘气的小儿子的情况。忽然有人对他传话说，医院打电话来说光枝流产了，让他马上到妇产医院去。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犹如晴空一声霹雳，勇作顿时眼前一片漆黑如坠无底深渊，惊呆呆地愣在那里，多亏阿忠再三劝慰，勇作才逐渐恢复过来，急忙走出坑道往医院跑去。

勇作汗流浹背地跑进医院的诊室，看见光枝脸色苍白躺在诊察台上，医生和护士正在和光枝说话，听见医生说：“不难受了吧，能走路就可以回家去休养啦。”医生随即转过头对勇作说：“你是她的丈夫吗？你夫人是习惯性流产，下次再怀孕可要特别注意才好。”医生说完便匆匆走出房间。

闷热的房间里只剩下勇作和光枝。勇作疑惑地问光枝：“怎么？这不是第一次流产？”光枝吞吞吐吐地回答说：“嗯……是在五年前。”

他们回家以后，勇作一言不发地喝着闷酒。光枝见此情景，不高兴地问道：“你这是怎么啦？是因为我以前流过产生气吗？……”勇作经光枝一问，竟勃然大怒，气冲冲地说：“我最讨厌隐瞒事情的女人，除此以外你还隐瞒了什么？别处是不是还有小孩？”说着便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一把推翻了小饭桌，气呼呼地站起来夺门而去。

跑上街头的勇作漫无目的地低着头走着，当他来到一家饭馆的门前，突然有两个喝醉酒的阿飞青年从里面跑出来，正好和勇作撞了一个满怀。两个阿飞不但不认错，反而对勇作破口大骂，这一来，勇作就把满肚子的怒气发作在他俩的身上，揪住一个阿飞就拳打脚踢，并把他按倒在地，抓住他的头发，使劲把他的头往洋灰地上猛撞，没撞几下，不料这个阿飞就气绝身亡了。勇作这才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但已无法挽回。就这样他以失手杀人罪，被判处徒刑六年零三个月。

勇作被判徒刑后，心情沉重，万念俱灰，痛恨自己太没有出息，本来已经改掉的流氓习气，一生起气来，就又故态复萌，控制不了自己，活生生的一条生命竟死在自己的手里，

被判徒刑自认为是罪有应得的。可是连累了光枝，实在对不起她。他想到光枝是个温良好强的好妻子，结婚后从没有和他闹过别扭，确实过了几年幸福的生活，不该在她流产的时候对她那样粗暴，更不该闯出祸来。他回忆起和光枝的结合，完全是由于他的苦苦追求，几乎近于强迫，光枝才答应嫁给他的。如果自己不是遇到光枝这样的好女人，那末生活将会是另一个样子，没有约束的混人说不定早又干出很多的坏事来。但从现在看，自己终究是个不可救药的坏人，变成了一个杀人的罪犯。光枝今后的生活怎么办呢，能让她等上六年吗？不能！他想：我不能给她增加痛苦，她还年轻，长得又不错，与其等我，莫如找一个比我强的男人，这样她会幸福一些……勇作在冰冷的监狱里，就这样反复地苦思冥想了好几个夜晚，最后终于决定写信把光枝找来，向她提出离婚。

在监狱的接见室里，勇作和光枝隔着铁丝网相觑而立。光枝手里拿的是勇作的信，悲切地对他说：“我要等你回来！”勇作故作镇静地安慰她说：“傻瓜，还得等六年，这六年怎么过呀！从这里出去以后，我仍然是一个杀过的人，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会有什么前途？再说六年后你多大啦！乘现在年轻肯定会找到一个好对象，你们在一起再生一个孩子，不是挺幸福吗？……象我这样的人没什么可取的。我的流氓习性是改不了啦，这一点我自己最清楚。离婚申请我已写好，在我的名字下面写上你的名字盖上图章，把它送到市公署去就行啦。这样，我和你的关系就算断啦……”说完勇作把离婚申请书交给光枝，忍住悲痛，转身离开了接见室，光枝不禁掩面啼哭起来。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算长的六年时间，很快就过去

了。在刑满的这一天，岛勇作在阴暗的牢房里不声不响地整理着自己的铺位，然后由看守陪同去值班科长处领取自己的物品。科长向他交待了注意事项，然后勇作走出了监狱的大门。

虽然勇作的年龄才四十刚出头，但长期的监狱生活使他变得瘦骨嶙峋，长发也花白了。勇作走出监狱大门，心神不定地看了看周围的情景。他漫无目的地上了公共汽车，不觉来到了火车站，他下车后走进站前一家小饭馆，叫了一碗汤面、一碗猪肉盖饭和一瓶啤酒，准备改善一下伙食，饱吃一顿。当他斟满一杯酒时，触景伤情，想起了被自己逼着离婚的妻子光枝；她现在怎么样了？是嫁了人，还是等着自己？这是他迫切想知道的第一件事。于是他打定主意，必须尽快知道光枝现在的处境。他胡乱地吃完了饭就急急忙忙跑到邮局给光枝发了一张明信片。开始他只写了“今晨出狱”四个字，想了一会又继续写道：“我准备要到夕张去一趟，如果……如果你现在还是独身生活，在等着我，那就请你在房前那根鲤鱼旗竿上挂起黄色的手帕。如果看不到手帕，我就立即离开。”寄了明信片，勇作的心绪似乎平静了一些，信步走进一家服装店买了一件衬衫，就来到那没有多少游人的海岸上，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换上刚买来的衬衫，然后坐下来思考下一步应该到那里去好，因为到达夕张的时候，应该比信晚两天为好。

正当勇作低头思索的时候，忽然听见有汽车开过来的声音。他抬头望去，看见一辆红色越野小型汽车停在岸边，从车上走下来两个青年男女，他们一下了车就欢快地打赤脚跑向海滩，互相追逐嬉戏。

坐车来玩的两个人，男的名叫花田钦也，女的名叫小川朱美。花田钦也原是九州的一名高中毕业生，毕业后到东京一家小营造厂当了油漆工。此人长得其貌不扬，外加两只向外撇的八字脚，走起路来显得很难看。因此，他在东京工作了几年也没有找到一个女朋友，钦也为此非常苦恼。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梦想要买一部红色的越野小汽车。因为他觉得，有了汽车不仅可以替他那两条向外撇的短腿遮遮丑，还可以不时地到外地旅行，说不定能碰上一个不嫌弃他的姑娘。于是，他就拼命劳动，省吃俭用，一心攒钱，终于用积攒的几十万元弄到这部梦寐以求的鲜红色汽车，于是兴致勃勃地驾驶着它来到向往已久的北海道。小川朱美是在火车上卖饭盒的。他们在网走火车站刚刚认识。提起他俩的相识，还真不能不说花田钦也对追求姑娘的手段很有两下子的呢。

他俩玩了一阵以后，忽然又想要在海岸上照一张像留念。于是走到勇作身旁，请他帮助他们掀一下照像机的快门。这样他们便认识了，并交谈起来。勇作用羡慕的口气问道：“是新婚吗？”钦也被问得有些不好意思，微笑着说：“不是，我们是在车站刚认识的，坐我的车到网走监狱跑了一趟。网走这地方，除了一座监狱外，再没有啥可参观的了，太没劲啦。”勇作随即说：“你们为什么不到阿寒温泉去玩一玩，我也正要到那里去哩。”钦也听了非常高兴，就对朱美说：“怎么样？我们就陪他一块到阿寒温泉去玩玩吧！”朱美因勇作参加一同去，就很愉快地答应了。

夕阳西斜，开始向山的那头沉没。钦也开着红色汽车沿着暮色苍茫的阿寒湖畔奔驰着。他们看见湖对面耸立着一座豪华的大旅馆，考虑到和自己身份不太相称，不敢问津，便